穷人的日子

老一代相声演员高德明、王长友 合说的《老老年》,从今天的角度来 看,已经不怎么好笑。但设身处地想 一下,绝对吸引人。"老老年"是北方 话,意为"很久很久以前"。逗哏的高 德明在这部作品中营造了一个"老老 年"的诱人场景:天上不下雪,下白 面;下雨的时候,下的是香油,所以俗 语说"春雨贵如油";下雹子是下"疙 瘩汤",起雾是"撒盐花",露水是"加 点醋"。总之吧,所有的天象都是免 费的吃喝。此外,物价很便宜,全家 六口人,一年四季穿衣服,皮棉单夹、 大褂、衬衣、鞋袜,总共五个制钱(铜 钱,又称"大钱")就够了;给菜园子一 个制钱,豌豆、白菜、萝卜随时送到 家;两个大钱买一头三百多斤的牛; 大尾巴肥羊,八个制钱十个;猪秧子 (小猪崽),一个制钱九十七个。豆腐 白送,店老板站在门口求过路人进来 拿一点。

高德明喋喋不休地空想,围观的 人听得津津有味。

那时的人真穷啊。我在上世纪 80年代初期还体验过这样的生活。很 多人家吃了上顿没下顿,过了今儿个 没明儿个。随着吃过大苦的人逐渐老 去、离世,以后的人恐怕越来越难以理 解那时候有多穷。实在不行,想一想 今天的非洲某些地方自行脑补一 下。但现实无法改变,总得找个活 路,那就画饼充饥、望梅止渴吧。穷 人越多,这种想象获得的共鸣就越 多。现在看来是一本正经的瞎扯,彼 时的意义在于,让手里只剩下一个铜 板的破落户们边听边在心中暗暗换 算:一个铜板还能换半头牛呢! 我不 穷哦。实在不行,买一只肥羊也可。 虽于实际无补,漫天想象一下,获得 暂时满足,也是解压方式。尤其过年 的时候,讨债者纷纷登门,家徒四壁, 走投无路,在飘着清雪的路边听两个 同样穷困的相声演员为自己勾勒生 活的美好,竟忘记了自己出来是要投 河的,反而苦笑着回家了。

今天大城市里的很多小白领每 天坚持买彩票,他可能知道自己永远 中不了奖,但他可以每天都处于"如 果我中了五百万,我要怎样怎样"的 意淫中。当然,今天的五百万购买力 越来越低,在一线城市连套像样的房 子都不一定买得到,但这种安慰,这 种心理按摩是他坚持走下去的底线。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据说,新 犯人进到监狱里,少不了挨一顿打。 但如果你能说会道,尤其讲各种菜的 吃法和做法,引人入胜,把别人讲得 涎水直淌,那你的地位就比别人高, 也会免除这顿打。传统戏曲《回杯 记》中,主人公张廷秀讲述自己成了 要饭花子,在京城专为救济穷人而开 设的"粥棚"里混饭吃,严阁老(严嵩) 给别人盛饭盛满了,给张廷秀盛饭 时,碗里塌了个坑。张廷秀一怒之下 打了严嵩,犯罪被抓。这种荒诞不经 的故事,听戏的农民很容易产生同 情。你给他讲严嵩怎样横征暴敛,欺 压良善,他们不好理解,有疏离感。 但你对他讲,严嵩给人盛饭故意盛少 了,那得多缺德啊,必须打他。吃不 上饭的人们马上进入情境了。打量 我们的节日,能够体现节日氛围的, 到今天只剩下吃了。证明这个"吃" 是最坚硬的存在。其他的都可以替 代,唯独"吃"的印迹最深,一时半会 儿抹不掉。

什么是真实,什么是假装,什么 是想象?一个吝啬的父亲在墙上挂 一条咸鱼,告诉全家人看一眼咸鱼吃 一口饭,弟弟告状说,哥哥偷偷看了 两眼。父亲生气地痛斥:齁死他得 了!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没有这种 以假为真的勇气,穷人如何活下去?

书人书话

有"怪癖"的读书人

翻检书籍, 总会读到古今中外一些读书人形 形色色的"怪癖"。他们对书的热爱与痴情,读 书时的行为与举止, 既让人忍俊不禁, 也让人油 然而生敬意!

司马光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文 学家。他不仅撰写了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历史著 作《资治通鉴》,而且还是一个有"怪癖"的读 书人。据明人郑暄所著的《昨非庵日纂》记 载,司马光的读书堂中收藏了万余卷书。这些 书虽然经过司马光数十年的"晨夕披阅",但看 上去仍然是崭新的,好像"手未触者"一般。 很多人对此十分不解,有一天,司马光对他的 儿子道出了其中的奥秘。他说,每年上伏和重 阳日,看天气晴好时,在阳光下放置一些桌 子,把一沓沓书竖起来,让太阳光晒它们的书 脊。所以年月虽久,还是不损坏。而每当读书 时,他总是"先必视几案净洁,藉以茵褥,然 后端坐看之。"如果出行带书,则用木板托书, 一则免得手汗污书,同时也可保护书脊不致在 移动中损坏,每读完一页,就用右手拇指侧面 贴在书面上边边沿,再用食指帮助翻动,所以 不会损害书籍。司马光还谆谆告诫儿子说:"贾 竖藏货贝,儒家唯此耳,当知宝惜!"

司马光对书的珍惜,由是可见一斑!历史上

像他那么一样有爱书之癖的读书人,并不鲜见。 近人徐珂编撰的《清裨类钞》中,就收录了一篇 叫作"钱收斋读书法"的文章。钱收斋是和陈子 龙、吴梅村齐名的明末清初三大诗人之一。这位 诗人也一个热衷读书的人。据说他成天"淹贯经 史"之中,还有自己一大独特的读书方法。他每 每读书,同一种书总要准备两个版本:正本和副 本。在读书过程中,"凡遇字句新奇者,即从副 本抉取, 粘于正本上格, 以便寻览, 供采撷。" 也就是说,读书时遇到感到新鲜的句子词语,他 会将副本上这些段落裁剪下来, 粘到正本上, 而 对于正本,则十分爱惜,"不欲轻用丹黄也",也 就是不在正本上涂涂画画,保持正本的整洁。他 的爱书"怪癖",与司马光有异曲同工之处!

有的读书人对书十分珍爱,读书时不让书籍 有半点污染损坏,但也有另一类读书人,他们将 读过的书则一火焚之, 根本不予保存。曾经著有 《南都赋》《北都赋》的明代学者桑悦,就是属于 有这样"怪癖"的人。据《明史 列传 文苑二》 中说他"尤轻妄,亦以才名吴中"。他"书过 目,辄焚弃,曰,已在吾腹中矣"。有人为了试 一试他是不是真的过目不忘, 把书的内容牢牢记 在了脑海中,就让他校对一本书,并事先抽掉几 页。桑悦看了看书说,缺了几页呀,于是"索笔 补之"。读书后"焚书"的人,还大有人在!明 代另一个大学者,复社领袖张溥,就是如此。史 载张溥"诗文敏捷,四方征索者,不起草,对客 挥毫, 俄顷上就"。张溥的才能自然不是天生 的,他"幼嗜学,所读之书必手抄,抄已朗诵一 过,即焚之"。与桑悦一样,在牢记了书中内容 后,则将所读之书一把火烧掉。

不少读书人,不仅读书,更要著书立说。但 也有这样的读书人,他们只读书,不著书。清代 雍正朝时有一个叫刘南村的,"好读书,于六经 尤有心得,随时札记"。不过,当所写的札记 "每积寸许, 辄毁之"。他的弟子都劝告他, 不要 烧掉自己呕心沥血写成的东西, 但刘南村依然我 行我素,不予理睬。其实,像历史上赫赫有名的 读书人纪晓岚,也同样如此。据《清朝野史大 观》记载, 纪晓岚"平生没有著书立说, 偶尔为 人家作些序文、传记、碑、表之类, 也是写过就 了,不留底本"。人们问他为什么不著书立说, 他说,我自接手主编《四库全书》,纵览古今著 述,知道文章已被古人写全、写完了;后人竭尽 心力和才气,大概都超不出古人的范围。正是看 到了这一点,有自知之明的他,才决定不著书 了。后来市面上出现的他的著作, 其实都是他去 世以后, 弟子们陆陆续续搜集编撰而成的。

《厨房里的哲学家》

该书于1826年匿名出版,素有

"饮食圣经"之称,曾由大文豪巴尔

扎克作序, 可见其地位早已脱离了单

纯美食作品范畴。作者萨瓦兰思想精

辟, 语言幽默, 知识渊博, 这得益于

他的传奇身世。他出身显赫的律师世

家,做过法官、市长,后流亡美国,

依靠演奏小提琴谋生,是当时美国唯

一职业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1796

年他才被允许回到法国,这本在他死

前两个多月才出版的书却使他得以

有关的一些现象、历史、原因和解决办

法,如食欲、宴席、肥胖症和美食主

义等,深入剖析人类的饮食习惯;第

书中第一部分作者谈到了和吃喝



滴水藏海

卑溦的壮阔

"层峦叠嶂皆茵锦,处处春山似翠屏", 贵州的锦屏县因境内青山似锦、秀丽如屏而 得名,一团团、一簇簇的杉树随着山势的起 伏,逶迤到天边,形成波澜壮阔的绿色海洋。

锦屏县是我国侗、苗族聚居的边远县 份,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非常适 合林木生长。据史料记载,清朝乾隆年间贵 州巡抚爱必达有过描述:至茅坪二百里,两 岸(森林)翼云承日,无隙土,无漏阴……

锦屏人修造楼房是杉树,生活器具是杉 树,烧的柴火是杉树,风雨桥是杉树,鼓楼是 杉树,生活无处不是杉树,素有"杉乡林海"美 誉,但很多人不知道形成这浩瀚无边的林海 竟归功于卑微的女人,归功于一个民族风俗。

在旧社会,锦屏不论哪家出生了女儿,都 要在自家的山场里栽上一片杉树,18年孩子 长大后即用这些树为孩子办置嫁妆,这些杉 林称为"十八杉"或"姑娘杉"。这里流传着这 样一首民谣:"十八杉,十八杉,姑娘生下就栽 它,姑娘长到十八岁,就随姑娘到婆家。"营造 "女儿杉"成为世世代代传承的乡风民俗。再 则,因为贫穷,男不能成婚,女不能成嫁,被卖 到异乡的姑娘们将对家乡的思念变成一粒 粒杉树种子,找机会回娘家营造一片杉林,

把对亲人的思念系在绿油油的杉林上。 那个生硬无情的年代,"女子无才便是 德"促成了女人低下的社会地位,男尊女卑 是当时普遍的社会现象,然而,中国西南部 这个极其偏僻的一隅,卑微的女人却催生了

一个绿色王国。



中午的时候,小禾接到乡下母亲的电话。70多 岁的老母亲抽噎着说,小禾,你今天就把我接走吧, 我不和你爸过了……

小禾吃了一惊,母亲这可是第一次说不和爸过 了。她放下电话,午饭也顾不得吃,就搭车赶回几 十里外的乡下老家。

父亲母亲的婚姻并不美满。他们的婚姻是父 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婚以前两个人谁也不了解 谁。小禾想,如果他们当时多一些了解,恐怕就不 会过到一起吧?父亲那时端着公家饭碗,除了按月 拿回家几十元工资,对家里轻重缓急的活一概袖手 旁观。这就苦了矮小柔弱的母亲,一家老少的吃穿 全凭她一双手张罗,白天除了到生产队参加劳动, 挑水做饭喂猪喂鸡养羊一样都不能少,晚上还要织 布纺花纳鞋底子。辛苦可想而知。可是父亲非但 不领情,反而老是责骂母亲无用,挑剔母亲的不是, 对母亲疾言厉色的。面条煮得时间短了,捞出来有 点硬,就连这样的小事,母亲也会遭到父亲的责骂。

晚年的父亲性情平和了许多,可是他何时照顾 过母亲的感受呢? 有一天,小禾听见他和母亲聊天,聊的是他头天

晚上的梦。父亲说,我梦见马寡妇了。母亲问,梦见 什么了?父亲暧昧地笑笑。母亲就没有再接腔。 小禾一想到逆来顺受的母亲竟然和这样的男

人一起生活了大半辈子,就感到头皮发麻。

小禾下了汽车,直奔家里,院门大敞着。她在 院子里喊了一声妈,母亲从耳房里应声而出,眼泡 红肿,露出刚哭过的痕迹。

小禾问:"你们因为什么事呀?"母亲说:"他今 天竟然当着村里老少爷们的面说要和我离婚。" "为啥呀?""为啥?还不是相中了马寡妇!"母亲 微型小说_

欢喜冤家 ♣ 吴培利

气哼哼地说,"我这就走,给他们腾地方!我有儿有女 的,住谁家不是住,我怕什么?"一副很决绝的样子。

小禾这才知道母亲是真生气了,不同于往日。 母亲和父亲在一起生活了五六十年,父亲也欺负了 母亲五六十年,只有今天,母亲似乎才彻底觉醒,学

小禾问:"我爸呢?""你问他? 只怕马寡妇早把 他的魂牵跑了!"小禾欲到马寡妇家说理,被母亲拉 住,母亲说:"他们俩愿意好,就让他们好去吧!反 正我受了他一辈子窝囊气,早受够了!"

小禾只得把气憋在心里,带着母亲进了城。从 此,母亲和父亲没有再见过面。

父亲与马寡妇的风流韵事就像刮了一阵风,母 亲一离开家,那阵风就戛然而止,仍然桥归桥,路归 路。但小禾和弟弟妹妹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原谅父 亲,凡是父亲的电话一律不接;如果父亲登门,准让 他吃闭门羹。

小禾觉得,父亲对母亲的打击太重了,母亲常 常一个人发呆,说话也前言不搭后语。没过多久, 母亲起夜跌断了腿骨,继而又患了脑出血,躺在床 上很快就奄奄一息。母亲仿佛灯油即将熬干,火焰 却迟迟不肯熄灭。她一直嚷嚷着要回乡下老家,仿

二部分作者则谈到自己在世界各地与

食物有关的经历,如自己流亡途中的

美食奇遇等。该书几近完美, 理论、实

例、奇闻逸事, 其内容涵盖烹饪与美食

的方方面面,畅销两百年不衰,影响甚

为深远, 也因此成为后来众多美食作

品绕不开的参考书之一。大仲马引用

书中许多内容, 有些地方注明了出

处,还特意强调是布里亚·萨瓦兰的

亲自译成英文版,引入中国应在民国

时期,钱锺书、徐志摩、林徽因等人

都曾提到过此书及作者。现代就不用

说了,大家熟悉的梁文道、焦桐、殳

俏、韩良忆也都在文章中提到过他。

该书由美国饮食翘楚M.F.K.费雪

原话。有些地方则没有标出。

难忘的下午。母亲在儿女们的陪护下,回到了 乡下。小禾看到父亲往床前一站,重重地咳了一 声,母亲竟然像听到命令似的,迅速地把眼睛永远

儿女晚辈们开始了低低的哭泣。父亲丝毫没 有表现出悲痛的样子,他连一滴眼泪都不肯落下。 这更加让小禾和弟弟妹妹们看了心凉。毕竟是一 辈子的夫妻啊,母亲从年轻到衰老,把自己的每一 滴心血汗水都流在这个家里,父亲,您的眼睛难道 是盲的,一点都没有看到吗?您的心难道是石头做 的,一点都不领情吗?想到父亲七八十岁了,还花 心思和马寡妇鬼混,小禾就和弟弟妹妹们感到一阵 阵恶心,纷纷拿白眼瞟他。

这时,父亲移步走向院子。

起风了。父亲忽然摔了一跤。父亲爬起来,拍 打拍打裤子上沾的黄土,自言自语说,死老婆子走 就走呗,推我干啥!

可是,又摔了一跤。

那天的父亲老是跌跤,最后一个跟头摔得挺重, 他没有再爬起来。父亲是在那个下午突然衰老的。 弥留之际,父亲所说的话竟然是:小禾她妈,你

父亲和母亲去世的时间前后只差几个小时。

也许,他们是相爱的吧?有些人就是这样,朝 夕相处像一对冤家,一旦分离,又像鱼离不开水。 他们是彼此的鱼,又是彼此的水。

你们说,咱们是不是对爸有点过分?弟弟妹妹 中不知谁问了一句。

这时,小禾和弟弟妹妹都有些后悔。

走广门ラデ(タトー首)

♣ 陈贺平

一峡中分两山青, 波平如镜翔鸥影。

千古一帝魏文王, 万佛昭然华夏兴。 陶公不避南山下,

乐天难了伊水情。 青春牡丹敢争魁, 浩然伊洛唱大风。

过王屋山

峰岭峭砣朝天横, 峡谷沟涧渊无穷。 最是愚公难堪日,

黄河一瞥到晋中。

3

河里来水了。河里的水是范 梅最先发现的。当时,她把桶里 的水倒进大强九曲十八弯的增温 河道,站上河岸,往远处一望,就 发现了上游正蜿蜒着一道白光。 "快来看,那是啥?"范梅手指着。 同学们全跑上岸望着远方。

"是水!"还是范梅先做了判断。 蜿蜿蜒蜒的光亮晃着身子, 像一条慢慢爬行的蟒蛇。

"来水了——河里来水了 一"同学们兴奋地喊着。性急 的刘健飞等男同学,已经跑向前 去迎接了。孩子们哪等得了,高 的矮的,全撒开腿向上游跑去。 他们知道,水来了,鱼儿就得救 了。他们兴奋地跑着,喊着。

大强和妹妹在不远处的河汊 里薅草,心明耸了耸鼻子,说: 水!"心明忽然一拍小手,"就是 "哥,我闻见臭味了!"

"那我们到那边去。小心踩

上屎了!" 了嗅,说,"是那种、那种别的臭 味,可大可大的臭味,你闻不 见?"大强忙着薅草,没理会妹 妹的"臭味"。

流来的水泛着白沫,还带着 一股刺鼻的怪味。跑在前边的刘 健飞看清了,大喊一声:"不好,臭 水!"扭脸就往回跑。

跟在后边的孩子们看见他飞 跑而回,大声问:"刘健飞,咋回事 呀?"上气不接下气的刘健飞大声 喊叫:"快回去,臭水!" 孩子们明白了,上游流下来的

水不好。他们一个个扭了头齐往 回跑,边跑边对着后边的同学喊: "臭水,快救鱼!臭水,快救小鱼!" 刘二秀等女同学听见了,一

时惊慌起来:"咋救啊?这咋救!" 刘健飞累坏了,坐在地上喘 着:"快抓鱼,把它们弄到桶里!" 陆续跑过来的孩子们叫喊着:

"快救鱼吧!臭水马上就到了。" "哥,刘健飞说,河里来了臭 臭水味!哥,我闻见的就是臭水

大强也听见了,他拉住妹妹 "不是屎臭味。"心明又嗅的手说:"我们快走!"扔下草篮 子,兄妹俩就往水边跑。

"大强来了!"刘二秀先看见 了,"范大强,河里来了臭水,咋救 鱼啊?有高招没有?"

大强丢下妹妹的手,喘着跑 到水坑边。

"大强,快让大家抓鱼,臭水 一来,它们都活不成了!"刘健飞

大强爬上河堤,仔细地观察 着:不紧不慢的臭水缓缓地爬过 来,它爬得不快,但它爬得坚定不 移,势不可挡。大强知道,如果不 及时把鱼救下,它们真的是要死

大强很果断:"我们分成两拨儿, 高年级的男同学拿工具堵水……" "这么大的水我们能堵住?"

何用功急了。 "别打断我的话!"大强急了, "高年级男同学在这几个水坑外 边,挖土筑一道堰,这样可以抵挡 一阵,其他同学救鱼。现在,男同

何用功、刘健飞等男同学们 得令,飞一样往家里急跑。 范大强又说:"女同学快薅些

学快点儿回去拿工具!快!"

草来,我们编几个渔网,不然的 话,小鱼容易受伤!" "好,我们快去薅!"女生们马

"哥,哥!我做啥?"心明摸到



"你的任务最重要:站在河岸 上给我报告消息!"大强哄妹妹。

"都报告啥消息?"

"啥消息都报告!" "是,哥哥!"心明应过,被大 强扯上了河岸。

孩子们跑出村子,清一色拿 的全是铁锨。六年级同学知道

牛树林老师正骑着自行车,迎面 碰上飞奔而来的孩子们:"干啥去 呀,打狼吗?"刘健飞边跑边应: "河里来臭水了,我们去救鱼!"牛 老师一掉头,急往学校跑。

何用功拿了两把铁锨,弟弟 何用力奔跑着追在后边,嘴里吮 喊着 着棒棒糖,手里还拿着一个:"哥, 给!给你个棒棒糖!"

何用功接过来,吮了一口,忽 然问:"给哪儿弄的钱?" "嗯嗯,嗯你别管。给你加点儿

力!"能帮助哥哥,何用力很得意。 "鱼是小事,孩子是大事!"河里 来水了,孩子们都往河边跑,这可是

不得了的大事。校长带着还没有来 得及离开的几个老师——高虹、牛 树林、刘芳菲,急往河边跑。

何用功、刘健飞们张牙舞爪 地跑着。他们已经跑不动了,但 还是撑着硬跑。大强看见了,说: "编草网的留下,其他的同学跟我 去接接他们!"

何用功张嘴跑着,看见范大 强,张了张嘴想说话。范大强跑 上前接住他的工具,高声说:"何 用功,给我!你慢点儿跑!"自从

了,也跟着跑过来。下班回家的 大强被何用功陷害,他就一直不 着跑下河滩。 理他。现在,大强忽然主动给他 说了话,何用功感动得差点儿掉 泪,立时浑身都是力气。他紧紧 地跟在大强身后,感激地喊着: "大强,大强我不累……"

"快呀哥,臭水来到了!"心明

臭水像一条巨大的蟒蛇,摇 头摆尾,面目狰狞地爬向第一个

范梅和二秀正用她们的草网 捉鱼,她们仔细地网着,把捉到的 鱼放进水桶。臭水进坑,霸道地 染黑了所有的清水。

范梅喊:"快出来吧二秀,臭 水进来了!"二秀不出来,猛一抬

网,又有鱼被救上来。 "快出来吧!快出来!"范梅

拉住二秀的手。 "我看见了,鱼在挣扎!"二秀 喊着,跳进水里又救上来一条。 臭水溢满水坑,又向着下游

心明站在河岸上,大声地报 告着:"哥,快点呀!别让臭水毒 死了小鱼!"

"别喊了,我们来了!"大强应

"大强,咋堵?"何用功大声 问,摆出听指挥的样子。

大强想了一下:"这样,你在 这个水坑边挖一个深坑,坑口放 一张草网,坑挖好了,把水引进 来,这样,小鱼一条也不会丢。"

"明白了!"何用功应着,就 在水坑边挖蓄水坑。 "刘健飞,你们几个在这儿

打堰。其他同学跟我到前边。" 臭水流过来,遇着前边的水

堤,立即踅转头流向别处。 何用功的蓄水坑已经挖好, 他扒了一道沟,水坑里的水哗哗 地淌进了蓄水坑里,小鱼们落进

草网,一个个被救了起来。 牛老师跑了过来,夺过一个 小同学的铁锨,和大同学一起掘

两个女老师跑来了,也上前 去筑堰。牛树林说:"你们两个带 着学生救鱼吧,这里有我就行 了!"两个女老师连忙去蓄水坑边 和同学们救鱼。

所有的鱼都被救了下来。 十几个盛了鱼的水桶整 齐地放在河堤上。